

續宋宰輔編年錄

續宋宰相編年錄卷六

余臺外史呂邦耀編

理宗

端平元年甲午

鄭清之獨相

是年詔復濟王竑官爵太常少卿徐僑常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為尼特贈號慧靜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王應麟曰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有連良貴託先君代為謝丞相啟其末聯云孤忠未泯

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草良貴稱賞○  
真德秀上丞相書曰某至愚極陋所取材比蒙除書擢在常  
伯之列退揆駑劣非所敢當然區區不竢駕之心則已飛馳  
於闕下初元之召堅辭五六不獲已而後行今顧欲亟前如  
此誠以大丞相謙虛無我而求士自助出於真情故樂效涓  
塵之益爾今既未獲遽前而間喜思念當今之故竊有一二  
愚管不敢不為大丞相陳之益自故相顯柄以來天下大勢  
日益岌岌常恐一旦有潰敗不可支者仰賴天地宗廟之靈  
大丞相為時而出平居蓄德深厚故相安之不疑及聖上奮  
發乾剛首付魁柄凡百施為皆天下所願欲而弗獲者薄海

內外曠然易視仰望風采若神人然某嘗竊謂大丞相於此實有回乾坤洗日月之功要其大者不過日用正人間言路而已故相之所以失大丞相之所以得其不在斯乎某之愚以為誠率是道而不變則元祐司馬公之相業可以無媿而嘉祐韓忠獻之相業亦將馴致焉昨嘗奏記欲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期以十年生收太平之效鈞函下逮不以為謬矣夫以大丞相之純誠不二澹泊寡欲始初所行皆出實意非緣飾以苟悅一時之觀聽者其於二者必能恪守初志獨恐所用者正人則儉邪將有所不便而言路四闢讒譎不得以蔽欺激作之言有時而進使吾之志慮侵尋改易而不自知

此則所當豫察耳大丞相爰立之明日召三賢於遠外公論莫不謂宜而一二言事官之除讖者以為四十年來所未有向之齟齬權門者相繼收召可盛謂矣然正直之士憂深慮遠其間知大體者固能徐為開導而彊直自許者亦或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忿則剛勁不如軟熟違忤不若承順其意將有時而移矣況辯論似爭爭則有不靖之形和同似黨黨則有分朋之迹昔者讒害忠良往往被以此名羣驅輩逐大抵由是夫爭有是非正人之爭以為國也邪人之爭以為己也是非不辨而兩絀之可乎朋有真偽正人之朋以同德也邪人之朋以同惡也

真偽不分而疾之可乎今雖未可此事亦願大丞相謹之而已不然則激作之言入而疑憚之心生君子小人之消長於是馬分此紫之所甚長也廟堂之論不參之羣下為日久矣大丞相博盡眾謀弗任私智事之有關國體者必議而後行眾言雜進豈皆當理議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諱然異同不一之中乃至當之論所從出正如玉隱於石金混於沙珠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雜而委金玉之珍乎自昔鯁切敢言君常病於過故趙中令有頡頏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謗三相勲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當時亦未聞深咎言者以其職在

論事不嫌過直故也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駟  
諸人之過直乃所以彰三相之能賢而蔡秦之世有歌頌而  
亡箴規不問可知其為權臣矣今士無愚智孰不知大丞相  
之用心其何訾議之有萬一草茅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檢揮  
適所以增光德美陸宣公有謂諫者之狂証明我之能恕諫  
者之泄漏示我之能從者不惟人君當知之大臣亦不可以  
不知也不然激作之人言入而忿嫉之意生羣下相率以苟  
容甚非朝廷之福此又某之所甚畏也惟大丞相堅守初意  
之善勿為邪說所移使正人常聚本朝而言常通無壅則內  
而彊固本根外而震懾威靈必有為大丞相患謀者姑以近

事明之方八陵之圖來上固嘗欲修朝謁之禮舉恢復之師  
而集議之旨一頒從臣臺諫以及館學交論其未可君相亦  
幡然從之賴以少寬目前之憂豈非朝列有人忠言獲伸之  
效邪況事變之興未有終極正君相汲汲親營之時正人多  
則腹心有所托不然則自毀其心腹也言路開則耳目無所  
蔽不然是自塗其耳目也小人寡識所以激作破壞者自利  
耳豈為國家計為大丞相計哉某身在閭閻去闕庭二千里  
事之有無所未能知冒昧一言蓋欲大丞相之功業不在韓  
忠獻司馬公之下而已奉奉之懷仰祈矜察

四月早卯薛極致仕



加少保和國公五月庚子加少師乙巳卒。極與胡桀聶子  
述趙汝遂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嘉定間趙  
虜交攻廷臣有以和戰守三策為言者謂和為上策守為中  
策戰為下策是時何桀侍郎專主和議會入朝時四明袁燮  
侍郎與胡公廷爭專主戰守議仍以芴擊胡公額遂下侍從  
臺諫集議後袁君以此辭歸太學諸生三百五十四人作詩  
以送袁君曰天眷頻年惜桂冠誰令今日遠長安舉禱莫遂  
諸生願祖張應多行路難去草豈知因言核彈烏何事卻驚  
鸞韓非老子還同傳憑伏時人品藻看今江東倉使狀元公

甫即其子也

白髓

六月戊寅喬行簡除知樞密院事

是年金亡時議收復三京喬行簡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富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仲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仍苟且不務任責朝廷有禁芑莖禁貪墨之令而州縣仍黷貨不知盈厭欲加楮令則外郡之新券

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珠紀  
綱法度多頽弛而未張實刑號令皆玩忽而不肅此皆陛下  
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開乾坤混  
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  
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名者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數十年  
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  
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受其將校臨陣豈有奮勇直前  
之士高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過敵則奔惟利是顧違  
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  
鄉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困於州

縣之貪刻既於勢家之眾并饑寒之氓富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害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現拔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潤出師非止一途陛下之將足富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人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

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  
按籍得二三十萬眾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  
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按納降附即  
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  
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之餽餉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  
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  
罄之室州縣多亦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府何以給  
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  
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為則無  
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四方已先

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未可然道里  
遼遠率充之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  
患由裏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  
傾師十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  
帥亦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  
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  
不果從

曾從龍參知政事

目資政殿  
大學士除

鄭性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目大中大夫  
兼侍讀除

性之字信之初名士誠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第一歷敷文

閣侍制知建寧府召為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  
開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責何以感動譬如積水  
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  
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依動於詞色則讒譎乘間或不知  
自知矣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  
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大復何傷彼雖營名我實有益惟虛心  
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矣

陳貴誼除同知樞密院事

十月丙戌陳貴誼致仕癸巳卒

特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

端午二年乙未

鄭清之喬行簡並相

三月乙巳真德秀參知政事自翰林

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慶

元進士第真德秀會試於行都新夢鳴於吳山梓潼廟題其鼓

間其聲是夜得吉授南劍州判官謝林侍郎為舉名士伏

夢其年果及第西清近臣之薦竊以大賢之題品靈為當世

之觀瞻凡其及引人物之問必深以為風俗之慮呂正獻力

揚其善則歐陽子首薦其賢范太史進之材比年司馬斯道

文喪舉孝廉而奪貴成之命差請竭之文馳見不相而於間

非以味狂傲世而招先則以莫若深獎廉隅之警人材之持身

卷六

續宋車補編年錄

八



出於甚密則其街國億若全湯諒非我公誰識此意伏念某  
不自知於甚密則其街國億若全湯諒非我公誰識此意伏念某  
不在於知於甚密則其街國億若全湯諒非我公誰識此意伏念某  
而方知於甚密則其街國億若全湯諒非我公誰識此意伏念某  
蓋何損推能賢見功遇以通不榮震雷一事之衰公若判白黑而  
索論不思益如丹青屬行文二組人以知於適人見一書而  
為士不緣造請首及鷄單孔丞相起珠以知於適人見一書而  
子唯善國初非種我何堪某敢不敬珮所以知於適人見一書而  
本於全臺外史曰株侍御史入為誰查宋史林大中字和叔  
之全臺外史曰株侍御史入為誰查宋史林大中字和叔  
探馬永康人為版中侍御史入為誰查宋史林大中字和叔  
部吏部侍郎及大理少卿宋史林大中字和叔  
改宋史部侍郎及大理少卿宋史林大中字和叔  
耶宋史部侍郎及大理少卿宋史林大中字和叔  
政中相臺林傳中不有林合姑亦為侍即然與郡或以言不林郎求去  
科入閩帥幕召為大學正謝丞相一啟以知者復中博學宏詞  
扶清賁重竊以膠庠之地風化所關餘不廢禮樂詩書之教  
皇哉進坐决舊現皆富十戈鞍馬之關餘不廢禮樂詩書之教

豈育材道士姑堂藩師之空文蓋伏世導民中有維持之源  
意是以百七歲月可見之成功植立綱常實為風俗無窮之事  
謀度凡屬尤倫壘材非其人曷稱茲選如某者自知甚審  
行問招巖穴之沈氏苟長者之游亦捕織住前行言之略而  
所扶大迂雖從先生宮庭敢明引章徒以自慙於肝腎助  
檢修身律之不能忘媿於望之敢明引章徒以自慙於肝腎助  
患修名之不立初何榮望之敢明引章徒以自慙於肝腎助  
七惟之子但期退屏侶東海之魚鮫敢意起升侯固林之鴻  
鵠忽片西垣之詔俾橫東序之經況夫官以正名朕非他化  
豈第循故事預司翰墨之盟要日與諸生共由仁義之路學  
慙不顧恐難勝茲蓋恭遇某官懋建遠圖博收羣策謂蓋  
組豆不學軍旅推平生無應務之才然用樂石兼用膏梁蓋  
治道有相資之具攻於武整戎之際不志崇化厲賢之現  
肆及做亦虛清列某敢不格勗於所職益勵厥修外冀答珠  
春插夏弦之餘願殫僕學作人材於月書幸致之救古訓於  
私髦自休嘉定元年為太學博士上殿奏劄曰臣竊惟權  
依格罔充

卷六

續宋宰輔編年錄

九

者二年于茲矣天啟睿謀迄珍元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  
非陛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竊謂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  
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  
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束其畝之言雖饋軍  
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  
則為和也易有以啟其嫚則為和也難況戎狄豺狼變詐百  
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手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違也虜  
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  
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於歸明流徙之  
民承命惟謹曾七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以過以樂天保民為

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虜人得以窺吾之情而滋慢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其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侍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尋盟於虜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而侍可為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圖苟安之計乎勾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耻仇讐之復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聖朝宴罷卧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耻故雖耻辱一時這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為仇讐之役而非用權以斲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暮棄謀臣之言

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絕鄰國之援撤防弛備冀秦之矜已而  
不加兵藥異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以是六國之地卒  
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是  
則當以越之事為法而以六國為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國  
者不觀敵情之動靜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為  
相盡更王安石敝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成其邊吏今日號  
為更化矣而虜之桀驁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為向有可思  
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  
必吾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竄極柄臣之始  
不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易視矣誠使剛健

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為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彊虜自  
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紛紊文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  
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  
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況夫彼之待我者方驕  
我之恃和者太重一介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  
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宴安鴆毒之禍作淳淫冗虛之  
事興彼方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  
年聲勢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爭之端而吾傍惶四顧  
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為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  
通和好為權宜以修德行政為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

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中飭邊防凜然若敵師  
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不弭者未之有也臣一介微  
賤乍對清光輒竭芻蕘之思惟陛下財擇又奏伏觀慶元以  
朱柄臣黷制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  
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  
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  
見祖宗盛時以寬閑博大養士氣以廉耻節禮淑人心國有  
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  
不以為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為僭蓋惟恐人  
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大是以忠諫之氣伸而佞諛

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媿其所以扶持國脉  
於人安長治之地者其源益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  
繼用事樂趨和同己之論用險詖庸行之人士有不為利疚  
不為勢誅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推折沮挫不遺餘  
力波流橫瀆至于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仗節死義之風泯  
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  
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亂藏權之始一時諸  
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為清議之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為心  
腹擯抑賢鼎甚於仇讐有如至誠憂國以為忠犯顏切諫以  
為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設為防禁以杜天下



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為  
學修身潔己以為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  
為標榜以道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  
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為賣直以備默謹畏為  
當然以清修自好為不情以頑頓無耻為得策北代之舉社  
稷安危所繫也雷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史  
卑隸稍握寸權則輻湊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  
於此今日收弦更張初之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廣不諱之  
塗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為可厭褒崇名  
檢明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為可疑則

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先於此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召試學士院改祕書  
省正字兼檢討玉牒謝丞相啟上翰林主人之對  
其資望蓋將充乃聖朝重使旁搜博覽優游文書之富  
嘿觀唐藝器質之美顧使人之有始與天而同功故以  
既盛於一時而豈可以善風俗深嗟流弊消儒館足  
家小以具文充職其間指為借道有身居儒館心別於  
意以名在書林於政觀今日不有魁奇之彥孰能採擇之  
高反怪力回此風政賴自奮蚤服師資之訓輕肥問之  
以某者似未忘於進取乎生志願師資不在於輕肥問之  
述歲科名似未忘於進取乎生志願師資不在於輕肥問之  
行生廉潔稱宗殿學士補斯文博學士泰官同濟費念昔  
為貧而漫仕木害枉道以求仲胡然誤官同濟費念昔  
身於下惟之憤今將倚俸東觀凌西崑閣河圖寶訓人問

希有之珍寃全匿石室歷代不傳之秘刊訂謬咀舍英華  
庶幾因文字以觀聖賢之用心夫豈假梯煤以爲富貴之張  
本昔揚雄之位天祿益二三世大而典墳方未此修之集賢  
亦四十年而後卒業故能發大志有朝私益萃泰過集官  
已行而小子忠自許願學非成已去朝之四山汲引衆髦  
直道不回孤忠自許願學非成已去朝之四山汲引衆髦  
常思孟氏之三樂至如不佞亦在兼收且令身遠於羣塵得  
以神交於簡牘期侍過矣銘載謂何某敢不淬磨新功尋擇  
藍葉丹鉛事點勤之節不過此以注不勞全所云無二年遷秘書郎  
縑縑尚克守初終之節不過此以注不勞全所云無二年遷秘書郎  
入對言暴風雨雹焚惑蝗蝻之變昏賊吏所致尋兼沂王府  
教授學士院權直制雖與司內命疏爲供奉之兩班然遠選  
內庭或以觀學而充運於皇朝是酌職之拘然自高門扞直  
之名以處幾十載過若彥中而居此惟二三人重謂至難  
來詎今界規皇工本新于萬化願玉言契播于四方  
詎容輕界規皇工本新于萬化願玉言契播于四方  
論潤色之英大闡溫厚功馬識朝廷嚴重之體頃錄水入點  
大僅知場屋刺藝之功馬識朝廷嚴重之體頃錄水入點

道山老歲月於新鉛猶慙無補鼓風雨於詔今敢謂能勝偶  
瀑直之虛負俾撈材而承乏身雖甚寵誼有富辭昔在厚陵  
深嘉蘇軾欲從古實蹤真禁林觀時宰臣啟奉之言高俟人  
望嘉蘇軾欲從古實蹤真禁林觀時宰臣啟奉之言高俟人  
寢已行之誤源疇可用之實能名器不以假人九叶一時之  
公論文章足以華國漸還三代之遺風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指揮三年遷祕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  
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又為國史上奏曰  
臣伏見近者諫臣抗章論及史事明詔亟諭其請蓋將勒戒  
大典以示方來非小補也臣以非材備數文館玉牒會要皆  
預討論敢緣所職妄有陳述臣恭惟陛下賢聖仁孝自昔者  
間甲寅之秋舉履大位蓋出於先皇付託之誠憲聖擁佑之  
力而大臣實奉行之授受之間粲然明白秉史筆者固宜鋪

張其實以詔萬世而臣伏觀玉牒會要所書大抵承迎僥肖  
之意而誇大其欺天罔人莫此為甚昔紹聖中姦臣用事被  
宣仁以奪誦之謗加蔡確以定策之名顛倒是非終危宗社  
今陛下躬膺祖宗神器之重而簡冊所記顛歸功一積贊之  
小臣傳之萬里河以為法況凡受恩之人豈無報復之念倘  
不亟加辨正異時或得藉口以逞其私紹聖崇寧之禍可鑒  
也臣側聞嘉定元年二月議臣有請命史官取紹熙五年以  
後至開禧三年以前史院文字并日歷時政記凡涉証罔悉  
行改正陛下既俞之矣歷時寔久必已成書臣願特降睿旨  
命國史實錄院具所修事節上之朝廷看詳允當即頒下玉

牒會要所參照並行修纂上以先聖朝揖遜之美下以杜茲  
窳窳之漸天下幸甚臣又聞熙寧中王珪建言國朝會要  
朝廷檢尋故事未嘗不用此書然止修至慶歷三年又當時  
亟欲成書及欲廣其部帙故其間尚有遺事而所載頗多史  
文恐不足行遠乞自慶歷四年以後續修其舊書因而略加  
增損庶成一代之興利可其奏迨書成自建隆迄元豐僅三  
百卷紀載最為有法後莫能及臣伏觀皇帝備要自紹熙末  
至嘉泰初才八年耳而為卷已百五十治欲廣其部帙之過  
觀珪所修臣察論奏止撮其要今或全篇紀錄一字靡遺至  
於文移行違語涉俚近者亦或未遭刪潤臣恐觀於傳遠如

珪所慮也又嘉泰二年以來凡八載矣朝廷行事可紀甚衆  
必埃有旨進修然後併及編摩倉猝欲速寧無苟簡曷若從  
容纂次之為得臣願特降睿旨命提舉大臣申飭其屬其未  
進者亟加修纂已進者稍加損益如神祖可王珪之奏庶幾  
清朝鉅典煥然一新臣之所陳若緩實切且皆職守所在故  
敢不避煩黷冒昧以聞四年遷著作佐郎上奏曰臣竊惟今  
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為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  
夫狄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憂變者也女真盜據  
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  
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

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打黏罕之徒岷興窮海之瀆  
茹毛飲血雲合烏散用夷狄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  
富今數十年秦養之餘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韃靼小夷  
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誣蓋今之女真即昔日之七遼  
而今之韃靼即鄉之女真以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富新  
勝之鋒而眾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  
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戍民命如草菅人情攜離亡一敢畔  
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  
赦以安之瓦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  
亡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翼翼故都禾黍生之有志



之士思欲一洗久矣而曩者病於機會之難逢間者敗於權  
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陷危而臣復以為憂何也蓋傳有  
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子有曰無敵國外患者國常  
亡方陛下變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  
不敢康之心迨夫聘類交馳遽已徂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  
患萬一北虜遂亡莫或余毒工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在不  
敵而在我矣此臣之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實難  
毫釐少差禍敗立至故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豪傑四起  
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富成張覺內附之可懲  
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

非易事此臣之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夷狄之衰迺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跋氏河南之警顧反為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綱紀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盛彊尚富賓服況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寂內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鬪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況欲來人之敵以傲幸萬一之功哉由是觀之使今日能為漢宣之所為則虜之存亡俱不患抑猶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

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美  
之故而謂讐耻可忘勿謂視蔭之謀而謂幸安可恃修實德  
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獎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  
斂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某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繕某  
器當修無日不討于廷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慙  
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成俟時足以保全湯之固  
矣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七

金臺外史呂邦耀編

理宗

端平二年乙未二

鄭清之獨相

嘉定六年德秀遭起居舍人辭狀云竊惟古者授我半之官  
主出言之吾否實治亂榮辱之分記言之職推原在左右操  
賦執簡有閒必書庶幾非通不言之君遠端良在左墨淺枝  
任者不具重與伏念某材弗適時學未聞道徒以文墨蒙  
餐打禁林首尾四年沒無云補循名責實擢斥所宜遠蒙  
恩推典記注維昔先正宗工猶多刀辭不敢輕受願如庸  
迺可冒屈况今賢俊滿布用行論德能最在人後伏念庸  
以特賜教奏俾某姑仍舊少追違詞情擇名儒直前奏劄曰  
續宋宰輔編年錄

臣竊惟備邊制敵有國之大事也今之邊面控連要者近則兩淮荆襄遠則蜀之關外然以地形考之蜀居上流實東南之首荆襄其吭而兩淮其左臂也比歲以來經理淮襄廟堂益有成筭矣臣敢以蜀事言之夫蜀之與秦壤地相屬長安百二之勢天下有變則秦條之所必爭今虜為韃靼所乘悉力以備燕晉而秦之地必虛萬一靈夏伺隙而長驅盜賊乘時而竊據卻岐汧隴遂為戰場虎鬪于垣而主人得安枕以卧者亡是理也今漢中重臣與益梓瀘遂諸鎮人物相望足副倚崑然蓄材待用寧過于有餘毋失之不足臣觀寶元慶歷間西事既興一時名臣往往多在邊境陝西閩帥則就命

韓琦延安閣帥則就用仲淹無事機蹉跎之虞有威信相孚  
之素者蓋預蓄人材之效也今自東南持麾節以往者選用  
不為不精以臣觀之平居暇日拊摩民瘼區處吏事政自有  
餘而成名智略可當一面者殆未之見臣愚謂宜倣先朝西  
鄙故事凡蜀之名藩要郡若總領權牧之官轉漕刑獄之任  
非精明魁壘可以折衝禦侮者不在茲選其罷軟弗勝任者  
易之儲材於閒暇之餘而拔用於倉猝之頃備邊制敵莫此  
為急臣妄言有罪惟陛下赦之又秦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  
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  
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

力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臣君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宮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兼太常少卿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使金道聞其國有難而返言於上曰臣等非材蒙陛下擢將使指修聘却却適當朔庭雪搜之秋不克以成禮歸奏臣久駐淮壖日聆邊報或云韃靼之眾已陷燕山或謂西夏之兵方窺秦隴或稱兵陸梁有鐵槍之號或志復父仇興編素之師雖傳聞之事固有異同而危

亡之形大抵可見臣等夙夜以思有當勤聖慮者敢因賜對而輒陳其愚臣聞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修夷狄雖危有足畏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跋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疆其國劉石符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景侯內附適足以兆蕭梁之警所遇略同而成敗以異者豈故有幸不幸哉蓋宣光政修而晉梁之政失也今胡運衰微雖吾宗社之慶然臣等審觀事勢竊以為深可慮者三曰對境之流民僅存之遺孽騷興之狂虜是也臣等近抵山陽聞淮北之民扶攜老穉結後欲渡



者日以百數雖邊臣謹守疆場拒卻使還然竭集而南者其  
勢未已蓋其仍歲爲饑重以師旅遺黎何辜死者什七苟非  
越境亡以偷生故其謀遂出諸此今將容而納之固未易處  
若一切拒絕彼或萌等死之心設有不幸隨之以潰散之兵  
繼之以羣行之盜其將何以待之此其可慮者一臣等又聞  
舊酋之子改元僭號於山東北者圍攻海州距吾並邊財數  
十舍倘其組能自立遂成瓜裂之形因而撫柔向易爲力萬  
一外夷得志必欲滅完顏之宗干戈相尋爲力弗敵旣彝豕  
突迫吾邊垂又將何以禦之此其可慮者二昔宣和中女真  
始大耶律浸傲識者豫知必貽中國之患蓋雖均爲戎狄然

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理固然也今女真土傾魚爛勢必不支萬一遂能奄有其上疆封豕豺狼本非人類卻之則怨悻之則驕重以亡虜舊臣各圖自售指喉之計何所不為設或肆谿壑之要求吾以待女真之禮從之則不可以立國拒之則必至於交兵宣和舊事可為龜鑑此其可慮者三何謂亟當為者二曰內固邊防外稍間諜是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亦有云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邊庭探報未必靈然臣等所陳亦似過慮然未至豫言固嘗為虛若其已至又無所及況積薪欲然之勢日長不已者乎而封疆捍圉之臣住住內實驚危外示閒暇其說曰吾將以鎮

安物情也。獨不知人心有所恃則雖不鎮而自安，若其未然則雖無故而自擾。與其避張皇之小害，就若固倉猝之深憂。大自古立國東南，未有不以兩淮荆襄為根本。紹興中李綱建議六朝之能保守江左者，以疆兵重鎮盡在淮襄。雖曹魏之雄符石拓跋之衆卒不能一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失之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兩淮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間，新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來歸。漸次善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綱之言政今日所宜用也。臣等間者自揚而之楚，自楚之盱眙經

行所及凡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無際重湖陂澤渺漭相連而田野之民又皆堅悍強忍亡吳兒驕脆之氣迨久駐邊城訪問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然歎曰此天賜壽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疆兵足食為進取之資也而士大夫習尚因循視其荒殘漫弗之措田疇不闢溝洫不治有險要不知所以控扼有丁壯不知所以練習有豪傑武勇不知所以牢籠收拾之方一旦警急但思委而去之以長江為足恃是猶咽喉見搯於人而欲與之角藩墻局鎬為盜所有如欲保室與之安亡是理也且住者極邊之地城壘不建戍守不增徒以區區要盟之故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

日臣等謂宜及今亟行經理選儒臣之有威重知兵畧者二  
三人俾之督護諸將其格克自封選悞不立者易之沿江列  
屯七慮十數萬勁騎精卒皆當移駐並邊而增募舟師以扼  
江面凡城池樓櫓之未固若要害之未築者就遣屯兵併力  
繕治使沿邊數十里脈絡相聯有貫珠之勢首尾相應有率  
然之形兵力既雄民志自固然後大修墾田之政倣漢搜粟  
故事額為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周西土數年之  
後積貯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固其什五勒以軍法不待  
糧餼皆為精兵金湯之勢成磐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  
以攻此亟富為者一也夫間諜不明最兵家之深忌今女真

與韃靼相持蓋非一日戰鬪離合不知其幾而吾邊臣迄未  
有得其要領者至如吾林谷忠之歸統石烈執中之死並邊  
諸郡言人人殊即推之它可概見臣等比至維揚首聞虜巢  
推陷之報質諸戎帥亦復謂然迨次條問其說又異夫敵國  
存亡茲非細事風傳不一迺至於斯脫有緩急其將何及昔  
○興初韓世忠吳玠諸人捐全募間如用砂礮故敵人深謀  
秘計靡不預知取勝之術大抵由此臣等謂宜申飭主兵之  
臣顯任遣問之責事之驗否特○勅懲庶幾實事必聞而聞  
事必實此亟當為者二也臣等臣巨本七奇策獨念特命之  
初違去殿陞蒙陛下溫顏賜諭以江淮之事歸日奏聞故敢

登竭愚忠期報萬一惟聖明財察時文彌遠以方爵祿摩天  
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焯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  
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為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  
謝表云兩端大時久玷近班四壯載馳叨分劇部假中祕  
儒之寵為外臺將官之先望過所期威深以陽臣某中謝  
念臣材非通承密命者六期王臣趨對清光者再檢凡  
選全崇夜直承密命者六期王臣趨對清光者再檢凡  
墨濡毫之任皆振饜峨弁其間利賁既稀所慮侵錄於  
主恩木報率忘春懋於木朝如親聞喜懼之牛當謹人子  
溫之職報率忘春懋於木朝如親聞喜懼之牛當謹人子  
守之符日頌成命出少府之節遠冒珠恩懷章而過里門  
宿而臨封却敬卜利中之節重宣寬大之書輕傳初馳  
爭規謂朝廷所以報杜下之文皆登聖王將以忠左之民  
博采於風誼頗究知其疾苦以垂登之簿書里之難年之  
屢豐之歲而多流徙之人官無足証之簿書里之難年之  
復文移星犬不勝胥吏之誅求牒訴丘山幸為賦租之煩  
興言及此勿救可手楓墀朝廷之咨繳兼體公私之緩急賦

難逃者蓋先捐賦外之征民未易蘇富先祛民間之蠹竊自  
聖其綿漙恐終貞於選掄茲益恭過皇帝陛下洪造曲成大  
明博照念臣志存將母使獲便於旨甘知臣學本受人願精  
觀其政事隸加違職乃昇重權臣敢不以年俗為阜財之方  
概以悅民為悅親之本愉將所仰愧初無報東盜起朝廷猶與  
全通聘德秀奏曰臣不佞蒙陛下擢司記注日侍天光在庶  
僚中最為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效忠而緘默不言臣實  
有羣今將以便親求即行去闕庭敢不亟陳其愚冀補萬一  
臣竊聞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  
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  
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臣  
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為戰場矣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



勃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隣國固非我之利也或效  
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  
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而圖亟自立之策乎抑幸虜之  
未亡而姑為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羣屈策收眾心  
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戍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  
也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增飾行  
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  
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  
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陛下以苟安為念鄉則國勢日  
消人心日媮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鳴鳩之

詩以為知道聞滄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益安危存亡皆所  
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  
兵而戶內延敵也做臣區區竊所深慮敢僭為陛下陳之古  
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判千里之難李梁在而隋不可伐  
宮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為多士然漢儒所謂骨  
鯁者又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既難其人皆有意見小  
異則已成枘鑿論議小激則目以謗張豈以朝廷之士所少  
者非此耶夫平居工文墨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  
正色而沮姦萌立談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為遠就不以招麾  
為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辨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為心

合天下正人以自助毋間同異毋徇愛憎則鼎呂之執成金城之守固折衝厭難孰大於斯臣故曰用忠賢為自立之本也昔勾踐之棲於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內則修今寬刑振貧平死折節下士而厚禮賓客外則具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饑勞之缺凡可以報吳者無不為而非可以報吳者不暇為也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宮室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應告備惟富養民撫士一意復讐而秦檜乃以議和移奪上心粉飾太平沮鏢士氣今日行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頓弊而不修士大夫秦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

秀之歎此檜之罪所謂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豺狼闖於中原狐狸隳於境工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顯行實政百司庶府輸與一新矣繼自今繕營不急之役好輟馬可也簿書期會之事整整有緒矣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陛下日盱眙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修政事為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羣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狄士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卻其使矣而班彪乃以不宜絕北為言是一司徒樣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豈非

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朝寧熙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富國神宗乃以問韓琦富弼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款時司馬光為相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高宗中興內外尤為倥傯然無一事不采人言建夫四年嘗議防秋兵紹興初光嘗議便民弭盜矣五年則令前軍執各陳禦寇之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矣夫祖宗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為神顧以廣謀從眾為得器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也今事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挺頌明詔以虜使而南寢又進吾圉凡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眾長按為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命堵大夫各以情告無阿狐

者勾踐之所以霸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己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陛下以勾踐為心大臣以武侯為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屈辱策為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卻人心固則外患銷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亦審察近日人心之紆威乎向者弊法新政令出加嚴雖大為防禁以示民非欲峻利而繩下而刺舉之官承迎過高奏劾來上類多中以深文使追禡者未聞辜復之期貶竄者尚隔推新之望薦紳之論疇不齋咨臣願明教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以收士大夫之心厥今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以理財自詭則爭利

密於秋毫以行令自媒則用刑深於剝骨夫我朝立國本尚  
寬仁以此毒民懼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宣德  
意洗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唯器與名當新而予  
則僥倖者生心宜予而新則勞能者缺望頃錄軍實多濫一  
切難以微文雖懲偽所以別真而矯枉亦過矣直今邊陲孔  
棘正牢寵武勇之秋臣謂荆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為  
眾所推者宜命帥守監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  
擢用自餘悉下鈐曹審其未歷苟非妄冒者悉與隨資注擬  
以收豪傑之心往者兩淮募兵雖數萬計有如諸軍閫額自  
可撥隸分填而議者以庫給為憂急於汰遺方其例予得錢

資之使去小人寡慮偷快一時貨用既空搏手七策强者遁  
藏山澤伺時而為姦懦者丐乞道途偷生而就盡夫急則望  
其效死緩則委棄弗圖後復使人疇肯用命今宜擇其仇健  
收寘戎行非惟增壯軍容濟弭姦慝亦以收忠義之心自丙  
寅之役淮民流離有司振恤失時死亡畧盡雖展工供貨常  
賦而凋殘未復生聚絕稀比聞州縣科役頗繁田賦雖蠲振  
課仍重民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教閱資糧令其自齎  
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朝廷深念保障之重多方優卹俾  
獲蘇醒以收邊吓之心北境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慕  
慈親彼既襁負而來烏有可拒之禮竊聞疆吏使文塞責至



以鋒鏑驅之既絕其向生之塗是激其等死之志又聞秦隴  
之間有相率內附者自沒其面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  
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可獸窮則搏勢有必然臣恐欲以靖  
邊祇以擾邊將以無事適為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民  
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為之毆矣今中華之民窮而  
歸我是女真為吾之鷓獮也其忍不為茂林深淵以受之耶  
羊祜祖述之事淺矣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吳人忭服  
晉上復歸堂室鉅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  
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欣慕民既我附土將焉

歸灰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誠能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懷隣國之民則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為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連營列成虛藉不填老弱溷散教閱弛廢衣廩削惟悴無聊刑淮所持者義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緹騷無以作其超距翹關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懼而繪圖畫冊徒視美觀而未嘗習以凌波浪之技倘非痛掃弊端一耕戎政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培斂成風而士卒之怨弗卹忘克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仲或拔

於奔北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為水火，而用心莫能協一。公朝苞直之路絕，而別通交絕之塗，田宅子女之欲盈，而外竊廉潔之譽，倘非博采衆言，精加蒐擇，則緩急必無不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為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以為家計，夫荆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蓋軍國所資，莫如鹽策，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屯田，而淮有沃塋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鬪，每易視虜兵，其豪民則氣槩相先，能鳩集壯勇，使范蠡諸葛輩得而用力，之本以裕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為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暇修營，講和之後，未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

孝宗皇帝所以設扞防闕空曠者未嘗不留聖心竊惟今日  
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政當乘機自立繼孝宗所欲為之  
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  
之口敵之糧道實出于茲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  
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  
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  
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秦危而浙江震矣淮西要害在  
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率薄地則  
埋狹兵則單虛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扞則敵  
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

有它徑可由而吾之盛和富前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我有犄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畏乎故欲固而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邾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邾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宮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為非策臣謂今日當議促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或謂果爾如江面何大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闖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高精閱舟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屹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端而使質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翅什伯哉雖然此不

足煩聖慮也古之為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閭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荊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禦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特陵建鄴雖有荆閫之名而實處內地邊陲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皆聽命于朝有請輒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焉籍有異材何由展布因循誤事可為深憂臣願於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咸望素享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幕府財許移用官許辟置其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荆淮之家計可成而朝廷之憂顧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拏我幸無事但求鎮靜焉用張皇

臣竊以為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夷狄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  
未嘗無姦雄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今不於斯時大有所振  
立萬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潛啟桀心富是時也不知  
安邊金繒行人玉帛可以窒其無厭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  
一而蒙蔽為甚昔范仲淹嘗謂時方用兵不當諱言邊事今  
朝廷若以張皇為戒臣下希指雖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惡張  
皇迺成蒙蔽昔雲南喪師反以捷告原其積漸不過如斯聖  
明之朝可不鑒此臣本迂疎豈應妄論大事然惟臣子之誼  
有懷弗盡不足為忠是以冒昧決於一言區區愛君之心惟  
聖明財察帝納之遂罷金歲幣